新时代的乡愁

刘少华

对于回家，中国人有着宗教般的虔诚。无论离家多远，一到过年，都像风筝卷起长长的线，回到放筝人的手边。

每年，中国人都要上演一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短期迁徙，更要上演一出规模最大的别离。这是幸福的、欢乐的，也是难舍的、遗憾的，一年中积累的全部情绪在短短数天内释放，一年中所有的叮嘱与期盼在离家那天装进行囊。

每年此时，本报记者也踏上这样的归乡路，吸足故土烟火气，才在父母凝望的眼神中赶回北京。每年此时，本报记者都带回这样一个特别的版面，我们不再只是观察者，更是参与者，是刚参加工作的女儿，是新女婿，是在乡村找到初心的城里姑娘，是热爱传统文化的妈妈，是正在熬出白发的爸爸，是眼见家乡变迁的老游子……普通人之乐，在新旧交替之际，尤其珍贵。

奋斗在幸福的时代，这样的幸福年复一年。

古城墙上流光溢彩

本报记者　叶晓楠

因为家中长辈在陕西西安小住，今年过年，我们借此机会在这座古都度过农历春节，也感受了一回古朴与现代的完美交汇。

在西安的5天里，大雁塔、兵马俑、兴教寺等名胜古迹自不待言，西安美食也让人流连忘返。不过，最令我这个外地人印象深刻的，是春节期间这里流光溢彩的璀璨夜景。

古城墙是西安城一道独特的风景，城墙有10多米宽，周长超过13公里，古色古香，巍峨壮观；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则使这座城墙有了浓郁的人气。在城墙的主要城门边，悬挂着巨幅的春联。

正月初四这天，我们上了两次城墙。第一次是在中午，午后的阳光温暖着古老的城墙。城墙上摆放着很多灯饰，旁边的介绍显示，这场AR城墙灯会，包括盛世华章、中华祈福、世界之光、欢乐童话世界灯区等四大主题板块，总数达到27大类。时值正午，我们决定晚饭后再去一饱眼福。

西安的夜晚，比白天人气还要旺上几分。夜里9点半，永宁门附近的交通仍然十分拥挤，一个红绿灯的路程之外，看灯的人群已经摩肩接踵。到得永宁门城墙之下，更是热闹非凡，仿佛回到了大唐盛世。

“祥龙”、“彩凤”舒展身姿，还有数条仿真恐龙演绎惊艳动感，更有一盏巨大“狗灯”极其吸睛，18米的“身高”，比城墙还要高，流光溢彩，吸引着民众火热围观。而在万家灯火，祈愿灯饰等灯饰区，游客可以把自己的心愿写在小纸条上悬挂起来，寄托无限憧憬。灯展还引入了AR技术等高科技手段，通过手机在灯区扫描二维码，就可以掌上游灯会，古今融合。

夜已深，人依旧，青石铺就的石级上，古城墙上不仅飘散着西安古城的文化气息，融合了现代技术的彩灯，更使得古都之夜，展露出时尚的风采。

西安古城墙

百年村史第一盏路灯

本报记者　陈振凯

今年春节我没回豫东老家过年，二孩出生不久，怕来回路上太折腾。

过完年，爸妈来到了北京。爸妈有四个孩子，我老三。帮孩子们看孩子，爸妈成了“老漂”。年前，他们从新加坡我哥家回乡，住了“一个月零两天”，现在来北京我家了。

在村里，爸妈算见过世面的，有过不短的国外和北京生活经历。相比他们很难真正融入、看不太懂的大都市，爸妈最关心的，还是村里。

妈说，“咱庄现在有路灯了。”爸说，“太阳能的，定时开，定时关。”妈说，“咱庄有了个服装厂。”爸说，“是扶贫项目，咱大队（行政村）是贫困村。”妈说，“厂里有空调，冬天不冷，实习期一月一千，过完年计件算。”爸说，“咱庄还修了一个文化广场。”妈说，“有一户妇女有病，俩孩子上学正花钱，政府给他家‘支了个锅’（修了个改良的灶台）。”爸说，“咱庄下水道也在修。”

精准扶贫，正在改变我的村子。几年前村里通了水泥路，现在有了路灯、工厂、下水道。我最感慨村里有“路灯”了。路灯在城市再常见不过，而我们村历史上，这是第一次有路灯。小时候，我多想村里能有路灯啊。没有路灯，夜里走黑路，谁家黑狗窜出来，咬你一口，你都看不清。冬天早起上学，挑煤油灯才能看清路。大年初一早上摸黑拜年，一不留神，就能被别人家绊门棍绊倒。现在好了，有路灯了。

微信里，我姐发来一段视频，是村里一个小学老师和表爷在文化广场的亭子下感慨，“（修这些设施）政府得给咱庄投多少钱啊”。“咱庄”叫“陈庄”，官方叫“西陈村”，隶属于起台镇，与镇东另一个“陈庄”呼应。村子相传是从柘城县城西，本县一个叫“虎陈寨”的大村分支来的，到底哪年，老人说，“两三百年了吧”。

村南八丈河满了又干，村里池塘莲花开了又败。我敢说，现在是“两三百年”来，村里最亮堂的时候。

村里的路灯

迪拜的中国主题活动

太湖又见绿水青山

本报记者　陆培法

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春节，我同一位海外友人去太湖的西山风景区观光。在一个装修很古朴的茶馆用茶，这位友人突然向店主提出一定要用原装的太湖水来泡碧螺春茶，这让店主大为吃惊，因为当时混沌的湖水已经不能泡茶了！

回想七十年代时，太湖山青水秀，干完农活后，可以直接喝河里、湖里的清水。明清时代就传下来，享誉海内外的碧螺春，一定要用太湖水来沏。

今年春节，记者又立于太湖边，放眼望去，碧波荡漾，澄净秀丽。

太湖流域在江苏省乃至全国发展大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2007年时，流域GDP占全国的11.6%，人均超过7000美元，是全国的3.5倍。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太湖流域水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水环境容量，环境污染的隐患悄然埋下。

2007年5月29日，无锡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，“明珠”失色。太湖治理攻坚战由此拉开大幕。10年多过去，太湖治理取得显著成效。

2017年11月28日，江苏省太湖办在无锡通报宣布：经过10年治理，太湖水质总体上已好于1997年以前的水平，并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。

清清的河流穿田而过，500亩的有机水稻田去年早已收割完毕，300亩生态景观林郁郁葱葱，走进宜兴市丁蜀镇东南部的莲花荡农村，可见河清地净。

以前，鱼塘、垃圾、企业厂房环湖，有碍观瞻，现在这里建成了湖滨带湿地，空气清新，风貌改天换地。每到节假日周末，这里处处是居民、游客的身影。

岸上整洁了，湖水干净了。太湖正在重现历史上的碧波美景！

孔子在迪拜“过年”

本报记者　潘旭涛

春节回山东老家，少不了发小相聚。小伙伴们几乎都在外地工作，平时难得相见，所以每年初五聚会，大家都格外珍惜，很少有人缺席。可是今年，有一个小伙伴“请假”了，原因是全家在外地过春节。这个外地有点远，是在6000多公里外的阿联酋迪拜。

作为发小，不能相见，有些遗憾。作为记者，我犯起了“职业病”，在微信群里采访了起来：“在迪拜过年，有啥感受？”

“年味很足，一点不次于国内。”一段语音留言后是很多张迪拜的照片。有迪拜哈利法塔上红底黄字的“恭贺新禧”；有商场大厅搭起的中国宝塔；有身穿旗袍的姑娘表演茶艺……

年味是从发小一进入迪拜开始的。在迪拜海关，工作人员核对完他的证件后，对他说了句：“Happy New Year（新年快乐）。”“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还是很惊讶的。”发小说。

哈利法塔脚下是著名的迪拜购物中心，号称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购物娱乐中心。发小说，在这里，他遇到了老乡，是孔子。

这话说的，有点“标题党”的味道。原来，从2月15日到25日，迪拜购物中心举行了中国春节特别活动，除了促销外，还有歌舞、书画等很多中国文化主题活动。

在一个文化讲座上，作为山东人的发小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孔子画像。他指着这张画，用英语说，“我们是老乡。”“讲座上的老师是华人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旁边的外国人不知道有没有听懂，但也有俩人点头了。”发小说。

迪拜中国年味为什么这么足？发小分析，迪拜有30万华人，这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中国文化的魅力，也是一个原因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地看好中国游客的购买力，所以，春节活动主要集中在商业区。狗年春节，全球的年味都很足，原因无外乎这些。

跟着新媳妇回娘家

本报记者　杨俊峰

“风吹着杨柳嘛，
唰啦啦啦啦啦；
小河里水流嘛，
哗啦啦啦啦啦；
谁家的媳妇她走得忙又忙呀？
原来她要回娘家！”

这首歌，对于作为“90后”的我而言，是从童年就有记忆的金曲之一。年幼的我对歌名《回娘家》没有什么概念，只记住了歌词中唱到“回家”时那种喜悦的心情。今年春节，这首歌我还真能唱得上了。2018年的春节，是我和媳妇新婚后过的第一个大年，要和新媳妇一起给岳父岳母拜年。

老话说，凡事都有第一次。我这个第一次，还是很有些压力的。

回家之前，我已经反复进行了“心理建设”。我还记得，2017年10月，婚礼的那一天，站在舞台上，岳父大人在笑着向我们这对新人祝福时，拿出写好祝词的小纸条，读得很慢很慢。后来媳妇跟我说，岳父当时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却又不想让我们看到他流泪的样子，把眼泪憋回了眼眶，所以他看不清纸上写的是什么。

我的心理压力一方面来自新女婿对岳父天生的敬畏，另一方面来自心理适应的过程。在大学本科的时候，曾经拍摄过一个纪录片名叫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，这个词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我这位新女婿上门前的心境。结婚前叫女朋友的父母“叔叔阿姨”，结婚后管岳父叫“爸”、岳母叫“妈”，这不仅是称谓上的变化，更是心理上的适应。

但在迈进家门的一刻，发现一切都跟自己担心的不一样。随着岳父岳母那一声亲切的“你们回来啦”，一瞬间我就像是听到了自己父母在呼唤。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，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，那是家的味道。几乎是异口同声，我和媳妇一起喊出了“爸、妈”。

所有的顾虑瞬间烟消云散，绷紧的心立刻松弛下来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好轻松，这种感觉真好，是属于家的温馨。媳妇捏了捏我的手，烟花照亮了她的眼眸，真美。看着媳妇的脸庞，心里觉得温暖，从此以后每个春节，有了彼此的相伴，也多了一个温暖的家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本报记者　李　贞

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里说，“从基层看上去，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。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。”作为一个从小在朔北的工业城市中长大的“80后”，我一直对自己与土地的疏离深感遗憾。而今年春节，我在湖南衡阳的乡村待了5天，每日都有新的感受。

第一日：不一样的年夜饭。除夕夜的重头戏，自然是吃年夜饭。过了中午，我心里就开始嘀咕，怎么家里还没人张罗包饺子？直到晚上，一碗碗煮好的汤圆端上桌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南方过年竟然真的不吃饺子。

第二日：隆隆爆竹响彻天。初一清晨天没亮，就听见屋外鞭炮响。睡梦中朦朦胧胧琢磨，应该一会儿就停了吧。哪承想，从凌晨两三点到上午十点，一茬茬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几未停歇。

第三日：满目繁星夜深沉。城里的夜晚人工光源太多太亮，难得能见到星星。而山里的夜空是那么浓重的黑色。初二没有月亮，一抬眼，只有漫天密密麻麻的星点，动人心魄。

第四日：清早菜地摘新蔬。北方还是千里冰封时，南方的菜地已然生机一片。这边是一大排油菜，那边是好几垄白菜。气温稍一高，红菜苔就开出娇黄的花来。不大的菜地里，连葱都种了好几种，亲手用小刀割了一桶青菜，中午炒了吃，甚是香甜。

第五日：对山读书半日闲。午后的阳光最暖，自己搬一个小凳子，坐在门前屋檐下，闲一会儿读读书。抬眼是薄雾笼青山，耳闻着飞鸟鸣林间，我似乎能想象到千百年前的文人也看过同样的风景，吟诵着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

祖国很大，从北到南，从城到村，处处风景不一、习俗不同。而只要心中有爱，真的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工作后第一次回家

本报记者　叶　子

今年是我工作之后第一次回湖北，离京之前，我特意选购了礼物，刷起自己的工资卡来尤其开心。小时候听说过一句话，是说酒窝深的女儿有孝心，长大了会给父亲打酒喝，于是特地买了北京特色白酒。虽然重，拎着它回家却脚底生风。想一想，我的酒窝其实是遗传父亲的。

果然，一见面就迎上了父亲的酒窝。接我回家的路上父母很兴奋，说家里小区门口的路修好了，现在四通八达的，晚上也很亮；说我最爱吃的香肠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回家就能吃上……坐在车里听父母这样絮絮叨叨，真好，是家的味道。

带父母看电影，特地选了3D影片《红海行动》，让他俩也体验一下。因为说起看电影，他们的记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，一村人搬上小板凳去看一场黑白的露天电影。看电影的时候，母亲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我知道，是3D效果的轰炸场面太逼真了，她有些害怕。但看完后母亲还是说：“很好看，明年你再带我来看。”

去看望外公外婆，虽在农村，一栋栋三层高的小洋房鳞次栉比，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。看到我从北京带去的全聚德烤鸭，外公激动得红了眼眶，回忆起我小时候，他要去堤上（上游）做工，我哭闹着不让他去，拉着他说我家在堤下（下游）。

记得刚上高中时，寝室的姑娘们都很想家，在墙上画正字来倒数回家的日子。而现在，一年在家的日子终究也画不了两个正字。有一句话说，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，唯独父母亲情这种爱却指向别离。临别在即，烟雨濛濛，我对父母说，我们抱一下再走吧。